

魯迅 (1881–1936)

關於魯迅

雪後兼之以凜冽的寒風一掃，今天北京的天空又像幾十年前一樣地藍了。只是缺少一二風箏在晴朗的天空浮動。

我 10 歲內外讀了魯迅的《風箏》，我就覺得我像是他的那個小兄弟了。

從那時起，我總把他當作警效相聞的同時代人。

有時候我以為我理解了他，有時候我發現我完全沒有理解他。

我彷彿看到他腳着黑膠鞋，從西城到東城，趟着北京的黃土路，又從東城到西城，走過大半個北京：這在毒日頭下有無辜者「示眾」的首善之區，這經歷過「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的首善之區！

一個踽踽獨行者，一個荷戟獨彷徨的猛士，也許不期求世俗的所謂理解吧。

他說過：「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而他視為知己的，是瞿秋白。

他是思想者，卻奉還「思想界的先驅」的桂冠，更擲還「青年導師」的帽子。他冷笑着接過「墮落文人」的諡號，自署曰「隋洛文」。

他也的確不愧為「從敵人的營壘中來」的「世故老人」，他早看透有人慣於拉大旗做虎皮，或拿麒麟皮掩蓋馬腳，也看透名人死後必有人搶孝帽，謬托知己。對那些樹他為旗幟的人，他至少會投去懷疑的眼光吧。

沒有經過浮沉起落帶來的世態炎涼，如魯迅少年時小康之家家道中落後人情的冷暖，不可能理解魯迅為甚麼「白眼看雞蟲」，對某些他所蔑視的人，連眼珠也不轉過去。

沒有經過同行者有的高升有的退隱有的頹唐有的落伍，沒有目睹同是青年人「或則投書告密，或則助官捕人」，就不可能理解魯迅為甚麼說「名列於該殺之林則可，懸樑服毒，是不來的」，那樣的「雖千萬人吾往矣」地決絕。

沒有「橫站」着迎接過來自幾面的明暗的攻擊，沒有在草間獨自舔過傷口，就不會懂得為甚麼魯迅至死也「一個都不寬恕」。

沒有在「無聲的中國」感受到如被囚禁於鐵屋、於古墓的痛苦，就不懂魯迅為甚麼呼喚敢哭敢笑敢愛敢恨敢罵敢打的人，為甚麼主張「能憎才能愛，能殺才能生」；沒有體會過「城頭變幻大王旗」的幻滅，就不懂魯迅為甚麼首肯於「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為甚麼預見到幾乎每一次改革後的反覆和摻雜，並指出中國的文化是個染缸，能夠征服和俘虜原先的戰士。

惟思想者為痛苦，惟清醒者為痛苦。

魯迅卻絕不虛偽；不以自欺來逃避痛苦，也不以假話去安撫別人。

魯迅向煩他撰文代寡母請求旌表的鄉人說：「你母親貞節不貞節我怎麼知道？」

不能這樣說真話的聰明人，能夠輕言學到了甚麼「魯迅筆法」麼？

也不必擔心一下子冒出好些個魯迅；沒有那回事。魯迅是獨一無二的，不可複製的，更不會大量湧現的。

然而魯迅又不是不可學習的。但不是學模範學標兵的學法。

以魯迅閱世之深，閱人之深，他可以說是我們每個人（一切反動派及其幫兇、幫忙、幫閑者除外）的知己。但我們是不是魯迅的知己？他的書我們讀懂了多少？他這個人，我們是否從某一個側面接近了他的精神世界？

讀《孔乙己》，我們是否想過我們跟孔乙己有幾分相似？讀《阿Q正傳》，我們是否在阿Q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並想到魯迅「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憂患的胸懷？何況除了這位傳主，還有王鬍、小D以至假洋鬼子、趙秀才……魯迅留給我們多少面亮可鑒人的鏡子啊。

小時候把魯迅當作不同於一般長者的長者，尊敬地呼為先生。

今天，我的年齒已多於魯迅的年齡，我對先生的人格和識見更加高山仰止，因為我以為經過世事滄桑，我對先生有了較深一步的理解，理性的而非情緒的。掩卷之餘，或還可以與先生對話、斟酌，直至爭論。

我自然不可能如瞿秋白那樣成為魯迅的知己，或亦不能為雪峰，為胡風，但能不能像蕭紅那樣得到在先生面前放言的權

利，或是像木刻研究會的青年，掏出帶着體溫的鈔票買書的工人那樣，可以不拘形跡地相互視為同道呢？

說魯迅是偉大的，誠然，但他是不同於一般所謂偉大的偉大。

說魯迅是偉大的革命家，誠然，但他是不同於一般所謂革命家的革命家。

說魯迅是偉大的思想家，誠然，但他是不同於一般所謂思想家的思想家。

說魯迅是偉大的文學家，誠然，但他是不同於一般所謂文學家的文學家。

一般的發發議論，是遠不可望魯迅之項背的。

以上云云，是不會為時下一些從抵制「魯貨」到「告別魯迅」的主張者所滿意的，我也不想讓他們感到滿意。

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魯迅。我的魯迅，是我這多年不斷發現和不斷加深理解的魯迅，我引為師友，忘年之交，別人對他怎麼看，其實是無足輕重的。

1997年1月1日

《魯迅：人，還是神？》序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是不僅渾渾噩噩地為族群繁衍着後代，而且對後代寄託着希望，對將來懷抱着理想：願人之子們能夠告別專制和愚昧，健康合理地做人，以進於真正的文明。

魯迅在彷徨和孤獨中，呼喊着「救救孩子」，一心想的是肩住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光明的地方去。他想望着推翻千百年來吃人的筵席，在恍如古墓的廢墟上恢復一個人的世界。

他明知「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他不忍人們在無望中沉淪，他要在如墨的夜塗抹一線熹微的亮色，為生活裝點些歡容。

但他不是冥想者，他是切切實實地足踏大地，要在無路的地方走出一條路來。

於是我們看見荒原上過客的足跡和背影。

於是我們看見烏鴉盤桓的墳前依稀一個花環。

魯迅，這個為人子、為人兄、為人夫、為人父者，這個有着正常人的喜怒哀樂卻又因敏感和理性而一倍增其哀樂的大智大勇者，他不能不痛苦，不能不憤怒。他面對着野蠻和殘暴、虛偽和卑劣、麻木和怯懦，面對着社會的畸形和人性的病態，發出了他所能發出的最沉雄的呼吼和吶喊。

他在路邊的草莽中獨自舔罷傷口，又進入壕塹了。他用借來的天火煮自己的肉，是為了營養奴隸的孩子們，成為敢想敢做敢哭敢笑敢罵敢打、搏擊於時代潮流上的人。

他為年輕時奪去了幼小者心愛的風箏而歉疚終生，他為人血饅頭治不了病孩的絕症而悲憫不已。一個識破無數謊話，參透生死，何等通脫的人，卻一次又一次陷入擺脫不掉的迷惘和困惑：為甚麼他所深愛並熱望的青年中，竟又出現了投書告密、助官捕人的惡棍？又出現了他深惡痛絕的奴才、二醜、幫閑以至幫兇？

魯迅，生前不得不認真應付着來自四面八方也來自同一營壘中的明槍和暗箭。對來自委瑣的小報文人或稱小人們的詛咒和攻訐，他投以極大的蔑視，有時連眼珠也不轉過去。他又從中國的常例預見到他死後會有的眾生相，但他絕然想不到他所寄予希望者會把他的前半生和後半生一砍兩截，把他的思想和精神肢解示眾，改換商標沿街叫賣。他曾寧願以肉身飼獅虎鷹隼，然而獅虎鷹隼何在？但有墮落的蛆蟲連同蠹魚，遊走你的書中，啃吃你的思想，玷污你的名字！

你生時是一個繞不開的存在。你死後，你的眼睛仍懸在歷史的東門。你的存在對一切壞東西以及不是東西的東西，成為思想的、精神的、道德的巨大威懾，使他們如芒刺在背，寢食難安。

你曾指斥過「詩歌之敵」。但你也不會想到，這些不斷繁殖的「詩歌之敵」，能使你所愛的一代又一代青年，在享有了多少人多少年用自由、傷痛以至生命換來的一點狹小空間裏，浪費着他們的自由、才華和生命，甚至隨時墮落下去。

這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一個希望屢屢遭遇失落，卻仍將燃起不滅的希望的过程。魯迅的全部希望和絕望，悲觀和樂觀，全部的「上下而求索」將與我們同在。

魯迅指認過有數的民族の脊樑。也只有越來越多佝僂の脊樑挺直起來，奴隸の脊樑成為人の脊樑，才能形成中國の脊樑，世界の脊樑：為了人の中國，人の世界！

2000年5月1日

魯迅也不會有更好的命運 ——也談假如魯迅活到一九五七年

從已知推測未知，歷史的假設或可反映歷史的真實

歷史不容假設，這是說熟了的一句話。

因為歷史的第一義，是指在這世界上確實發生過的人和事，鐵板釘釘，不容抹殺和篡改的。沒有發生過的，托之於假設，似乎並沒有實際的意義。

但有人設問，如果魯迅活到 1957 年，會怎麼樣，卻也不是要求「戲說」。

軍中無戲言。政治人物沒有戲言。如說劉少奇像隻螞蟻，用一個手指就可以捻死他；後來果如其言，而且似乎不費舉手之勞。

涉及人的命運，自然會有許多偶然因素，比如暗殺而沒有打死，但基本上取決於人的性格和際遇。性格可以被環境改變，不過有其主導的不變的方面；而人的際遇是變數較大的，

* 此文原為陳明遠編《假如魯迅活着》一書而作，文匯出版社 2003 年。

遇到甚麼人甚麼事甚麼大環境小處境，結果往往不同，這又是必然中的偶然了。

1990年初，我因《推背圖》的流行，想到我們還沒有《動物農場》(Animal Farm)、《一九八四年》那樣的政治幻想小說(寓言或預言)，從而想到一些重要政治人物的生死出處雖屬偶然卻能對歷史產生不少的影響，曾作過一些歷史的假設，如：

假設1976年1月周恩來沒有病逝，自然就沒有4月以悼念周恩來為標誌的天安門事件，沒有隨後以天安門事件為藉口撤銷鄧小平職務和任命華國鋒代之的兩個決議；而再假設毛澤東先於周恩來去世，那末中國政壇上的事態將如何發展？

假設1971年9月，不是林彪死於非命，而是如所公佈的林彪集團刺殺毛澤東的密謀得逞，那末中國七十年代的歷史是否就會完全兩樣？

假設1936年沒有發生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策動的西安事變，蔣介石繼續執行其「先安內而後攘外」的政策，事情將會怎樣？或者，在西安事變發生以後，沒有能夠實現「聯蔣抗日」，而由某種力量處死蔣介石，則後來國內各種政派之間及中國對外關係將出現甚麼樣的格局？

假設中央紅軍北上途中，不是偶然地從《大公報》發現陝北還有劉志丹所堅持的根據地，並前往會師，¹那後來的一切會是甚麼樣子？

1 編按：1935年9月，中央紅軍長征以尋找新的落腳點。偶然在《大公報》上發現了陝北有劉志丹及徐海東的紅軍，還有根據地，中央便決定到陝北落腳。

這就是說，在某一個歷史關鍵時刻，由於一些偶然因素，歷史可能作出另一種以至幾種不同的選擇。我在〈歷史假想小說〉一文裏，希望能有作者對各種社會力量及其代表人物，對國際國內各種勢力的角逐、消長，對各個階級階層和利益集團或矛盾或調諧的利害關係和心態，進行研究，雖屬虛構卻非「憑空」，寫出假想的當代史、現代史以至近代史題材的小說來，在激發讀者興味的同時引起讀者深思，讓我們從「虛構」中發現「歷史的鏡子」從另一角度反映出的歷史真實。

這樣的思路，不是我所獨有。包括我在內，不少人都寫過「假如阿 Q 活到今天」的話題，只是沒有大手筆把這題目做大罷了。而且早在 1980 年就有人寫過假如魯迅還活着的一首短詩，招來意想不到的罪名，於是大家緘口。現在能容大家在這裏放談，表明二十多年來畢竟有了進步。

據說在 1957 年羅稷南對毛澤東提出的問題，是到 1957 年特別是反右派運動中，毛澤東將如何對待魯迅。反正是假設，我們本來也還可以更大膽些，設想魯迅活到新世紀的今天。可這樣魯迅就達到 120 歲了，文章便會作得像是宣傳養生保健的東西；限於篇幅，還是不要跑野馬，回到羅稷南的出發點吧。

我們從文獻上看到的毛澤東關於魯迅的言論，都發表在魯迅去世以後。羅稷南要問的，則是如果魯迅一直健在，活到 1957 年的反右派運動中，處境會怎麼樣，毛澤東將怎麼看待和對待他。已故的魯迅，尚且常在毛的視野之內，假設面對一個活着的魯迅，自不會視而不見。

1957 年回答羅稷南提問時，毛澤東所據是他心目中的魯迅，是截至 1936 年逝世時的魯迅。毛澤東則已是 1957 年的毛